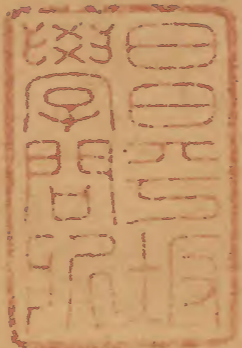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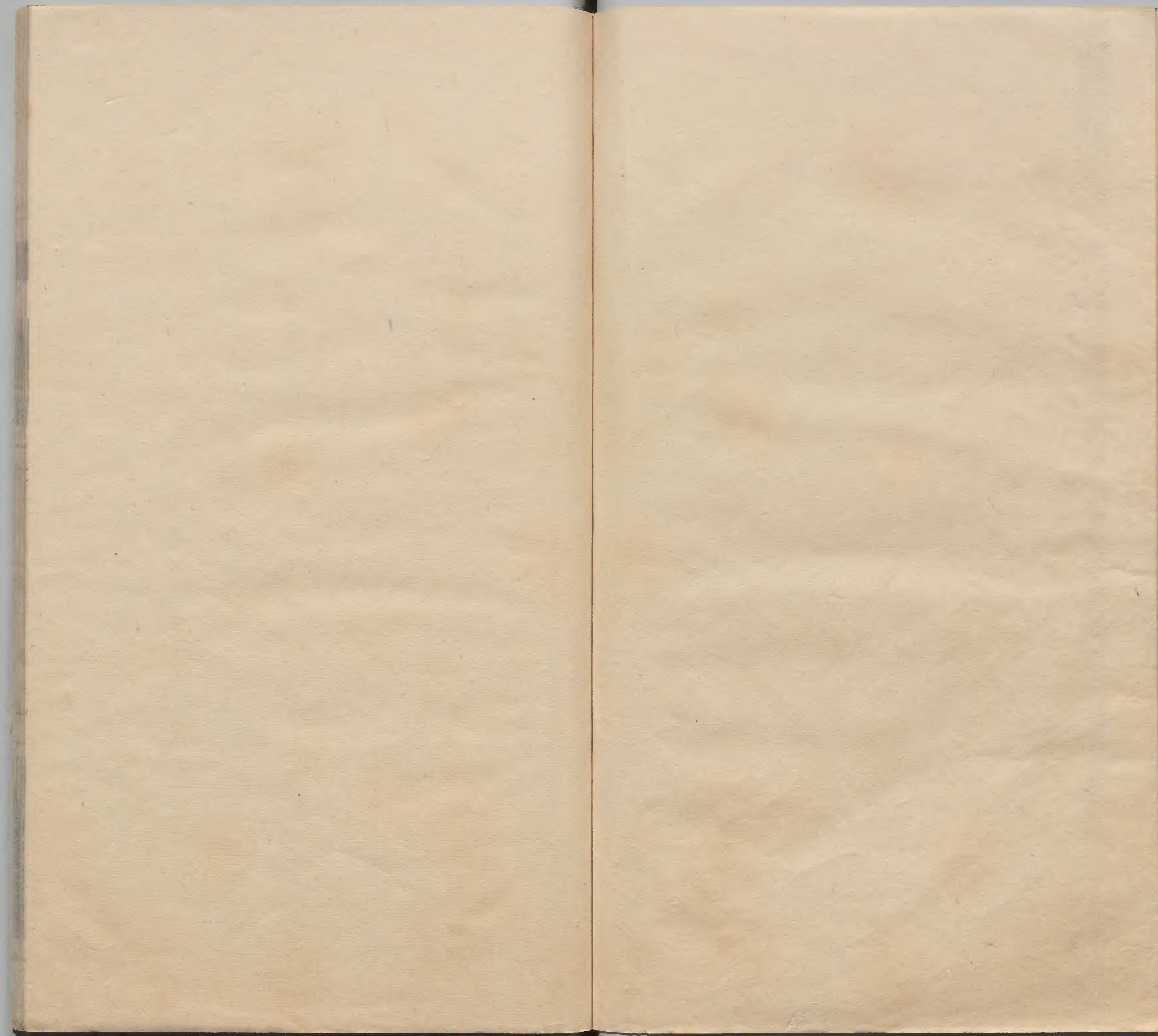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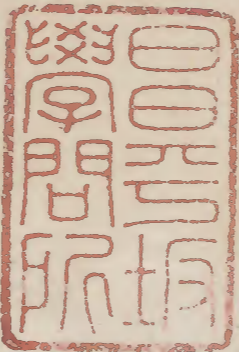
百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09)	
函號	別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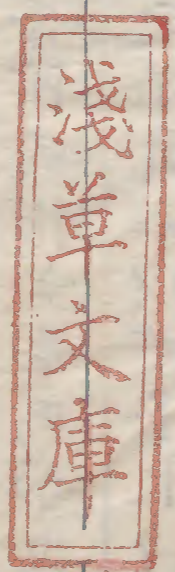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人事部三十



嗜好 容止

嗜好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上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對曰二三子之嗜好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有

喪上右陰也 吉上右陽也 又蔡義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好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好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好耳不聽樂

左傳閔公曰衛懿公好鶴、有秉軒者及有狄人之難國人皆曰鶴實在錄位余焉難戰遂敗

又僖中曰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襄公曰鄭伯有好田而嗜酒為窟室而液飲酒繫鍾焉朝

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又昭公曰莒子莒興霄而好劍苟鑄飲必試諸人

又哀上曰曹伯陽即位好田戈曹鄙人公孫彊好七獲白鴈獻

之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室及為晉所滅抱室牽馬而出

國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見宗老而屬之祭我必以艾子木曰

夫子不以私欲奸國之典言不犯遂不用

論語公冶長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李也

又雍也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李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李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又衛靈公曰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加之以李豈

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有斬而用之射達於犀兕以此言之何用李馬子曰括而羽之所達深矣

史記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拔秦五城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之時貪於財貨好美姬入聞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其志不在小

漢書曰濟東王彭越昏暮私与其收亡命少年數十年又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

以是爲好喜之事也

又曰漢家言律曆者本強蒼、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也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酒客滿座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能去續漢書曰劉寬簡略嗜酒不好与俗

東觀書漢記曰取奔字伯昭扶風人少好習李文業常即試騎士建旗鼓肆馳射由是好將師之事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以傭作養母赤肩賊經其里落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兒水取溺死恐母知詐云行李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

又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

我飲正酣何此時持事未屢起褫破書案

謝承後漢書曰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為入好酒豁達敢直言時
在御前面折同列以為笑樂

典略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設大針於杖

端客有酒寢伏輒以剗鋤切刺驗其醒醉

晉書曰王奔好弓馬嘗乘一馬着連軋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
濟云此必是惜鄣况使人解去便度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晉中興書曰郭璞性輕易不持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其友人于室常誡之曰此非適性爾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慎恐不
盡乃憂酒爲害乎

後魏書曰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好行大爲祖父紹先所受紹先
愛食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宋書曰瘦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枕
床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好人非淨浴新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
潔每容接之炳好潔反是冲每此以譏焉

又曰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受好出守既
不得志遂肆志遊教遍曆諸縣動逾旬朔

又曰劉邕敢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爲味似蝮魚常詣孟靈
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
性之所嗜靈瘡痂未落者悉視取以貽邕、既去休与何最書
曰邕向顧見敢遂奉体流血南康囚史二百許不門有罪無罪
通于与鞭、痂常給邕膳

齊書曰何修之字士威廬江人也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滄于時又有遂安令劉爲性彌淨潔縣洒掃郭邑無橫草木湔鹿穢百歲不堪命坐免申

又曰王恩遠瑯琊臨沂人也好簡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像新楚乃與促膝雖、即去之後猶令二人交箒掃其坐處

又曰明帝好食逐夷以錄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王景又曰此味卿頗不景文曰臣夙好此味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不悉氣將絕疾大困一食漬汁猶至三斛終以此卒管子曰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

墨子曰昔文公好士之惡衣大夫犴羊之裘常以帶劍大帛之冠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室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孟子曰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小棗也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理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

見以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華公好龍室屋彫文益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歸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还走失其魂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夫似士而非士也

新序同

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紫闔境不鬻異絲

又曰齊宣王好射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之皆曰此不下九石而宣王終身自以爲用九石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嗅公曰

諾於是三日境內莫不有衣紫

又曰楚公王与晋厲公戰于馬陵楚師敗恭王傷目其戰之時司馬子又渴而求飲穀陽堅操觴酒而進之子又曰此酒也堅曰非也飲之子又謂之嗜酒弗能絕口

又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曾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又曰鄒好服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也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皆不服上纓

賈誼曰文王使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公不与曰鮑魚不發

於俎豈有非礼而可養太子哉

苑說文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康曰君何

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秦使

於是遣倉唐縹北大奉晨裊獻之文侯曰擊愛知我我所嗜好

韓詩外傳同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骨民間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

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好鋤家有盛柳樹乃激水圍之夏天甚凉恒居其下自鍛有人就之康不受其直

孝子傳曰隗通字君相捷為楚道人好餽酒江春水常乘舡捷

致漂浚辛苦忽然有橫石特起直江春沒取

無復勞劇

又曰陳遺為郡主簿母好食糲底焦飯常持一囊盛之懸腰下
郭子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指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向
在哀制性嗜酒礼卑初無他言准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
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

世說曰謝曷年少玄也好看紫羅香囊大傳患之欲而不欲傷
其意賭得而焚之

又曰林公好鶴往剡東時有人遺其雙鶴少時長欲飛林公
意其惜之乃斂其翮鶴翦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如似懊

惱意林公曰既有霄凌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
遂飛去

又曰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
鳴可各作声以送赴客背一時作驢作

語林曰王武死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同灵座
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君作体似声真賓客皆笑孫聞之
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賓客皆怒焉又戴叔鸞母好驢鳴
叔鸞每為驢鳴以樂其母

又曰祖約少好射阮遥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

其得失有諸祖見料視財物客至併當不_尺餘雨小蓋以置背
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
生當着幾量屐神甚閉暢於是勝負始分也

又曰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間暫住何煩尔嘯
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語林曰張堪好於齊前種松栢袁山栢出遊好令左右挽歌詩
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竹殯曹植求祭先生表曰先生喜商
為丞相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
謁商、起唯席与言單于仰視商兒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間

而嘆、之曰此真漢相也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城都人也至師叩富人卓王孫請
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睢甚都都美也詩曰不見子都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竊徒戶窺心說而好之逐夜奔相如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為宜指使者東海素聞
不疑賢請与相見望見不疑容兒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
迎

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為人務嚴有威容家有千金不
事產業為老詩書師事房亢常為都講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置為門下吏

又曰虞迪字子太陳留人為督都郵世祖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陵后園陵在焉特迪為都督郵招呼引見問表陵之事延進自徒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抹栢皆諳其數俎豆犧頌曉其禮帝善之勅延進自徒容跪拜駕

西京郡果賜錢及劍帶佩

刀逐鄉

又曰杜諸薦伏堪疏曰容兒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歎齟齬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宣室名足以光示遠人

柱石之臣宜若輔弼

英雄記曰表紹生而孤幼為郎容兒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傲弱冠除復陽長有清能名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李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吳錄曰滕胤年二十孤單煢獨為人白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會脩觀在位大臣見者莫不嘆賞

魏志曰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

蜀志曰魏文帝察黃權有句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請權夫至之
聞累摧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褫魄而摧舉止顏
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間權曰蜀中
有卿輩幾人權笑而不荅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蜀志曰彭永年廣漢人
身長八尺容兒甚偉恣性矯傲多所輕勿唯敬同郡奏子勅
吳志曰張昭容兒矜嚴有威風權常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
悼之
王隱晉書曰王儼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尺四
寸容兒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

沈約宋書曰元凶殺逆義宣發哀即日便舉兵悵暢為元佐位
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變哀畢變服着黃帝袴褶出射堂
簡人音咨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為殞命

又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偏覽經籍
尤長隸書

賈誼斷書曰朝廷之容師、然翼、然整以致祭祀之容遂然
粥、然敬以媿車旅之容愔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恻然攝
若不還

顧譚別傳曰譚字子嘿吳天人長慕賈誼之為人身長七尺八

寸少言笑容兒矜整有珪璋威重未常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居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博於孝行儀狀
嚴壯風兒端美桓見而嘆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

桓邵別傳曰邵子敬倫丞相之第五子清貴簡素風姿甚美而
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墮之兒温而林之曰可謂鳳

鵠郭子同

三輔决録曰竇叔高名玄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衆
大子異之詔以主公妻之出同輦調笑焉叔高時已自有妻不
敢以聞方欲迎婦与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成婚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兒甚帚第松為人短小不持節
操然識達精果有材幹刘璋乃遣諧曹公曹公不甚礼揚脩深
器之脩以所操兵書示松飲讌之間一省即便聞誦脩以此異之

會稽典録曰賀郡善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靜、有常与人
交又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跣坐常着鞮希見其是荀
氏家傳曰荀羨風苦英秀識准標貴明鬢眉美音氣俯仰頤眇
容正可則

世說曰太尉摠角時常造山司徒王神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
差嘆者良久既出目之而言何物老嫗生尔寧馨兒然恐誤天

下生民者未必非北人

又曰崔琰字仲珪，聲姿高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武帝見忽奴

使，自以刑陋，不足以形遠國使。李哇代自捉力，立狀頭既問曰：

畢令問謀

魏王何如？荅曰：王雄望非常，然牀頭捉力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追

殺其使。

又曰：裴令公有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土人。

又曰：時人見稽中散，嘆曰：蕭蕭如長松下風，高而且

深。山谷曰：嵇叔夜巖若孤松之獨立，及醉也如玉山之將頽。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指，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也。又時謂右軍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若朝霞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

人事部三十一

言語

說文曰真言曰言語議曰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所欲說亂也

易繫亂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子曰書不言、不尽意

又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近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近者乎言其乎身加乎民付發乎近

其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又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之吉人辭寡操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其辭屈

尚書益稷曰帝曰來禹女亦昌言咎繇謀九德故乎禹使亦陳昌言也

又無逸曰其在高宗時旧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唯不言、乃雍

又泰誓曰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毛詩雨無止曰哿矣能言巧如流便躬處休箋之巧好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如水

之流急然而過之故不勅逆使身居安休如之也乱世之言順而為上也

又小弁曰君子毋易由言耳屬如恒箋云猴用也王母輕用總人之言將有屬耳于恒壁恥也

又巧言曰巧言如簧顏之百子矣

又蕪藻都人士曰彼孤喪簧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人蕩之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禮記曰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又少儀曰言語之儀穆、皇、

又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夫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君

子言顧行、顧言也

又表記曰天下有道則焉有枝葉

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言小人則望小利

大言可矣立言乎以

立小大事小君事立謂受

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緇衣曰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遊

言游浮也不可用之浮也

可行也不可言弗言也可言也可行君子弗

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免言也

左傳僖中曰介子推曰文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學文之

是求显也

又襄四年曰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是猶成也

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昭公曰晉叔向適鄭駸義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立於堂

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駸明也

又定上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賈逵解曰

黃父會左昭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乱

无為始乱

无怙富無恃寵无蕪

同无傲无驕能无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哀旨吳舍衛侯歸効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於夷乎

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又曰言語宰我子貢

又曰羣居終日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可乎之言而不乎言失人可不乎言而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又曰子曰予欲無言

疾時利口多言無賢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孝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行仁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若蒙一言而有益於仁者一言而必莫如怒又曰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審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又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尔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紂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壤地千里擐鼓旗執馘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族塵連接拔刃交兵賜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辨焉回曰願得明至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尊以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羊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鬪戰之志使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孔子曰美得之大也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以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而老子送之日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辭宥大而危其身者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无以无已也

家語同

又曰沛公至霸上詔秦父老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弃市漢書曰漢王与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問米昌曰所言正公公言之所言私

王者
無私

又曰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乎人乃機切至庭見如不能
言上以是親而礼之

又曰袁益求承相申屠嘉良将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
語益即起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属曰吾從弟子少遊常哀無慷慨大志
曰士生一世乘下陣擇車御歎断馬郡掾史守墳墓鄉曲称善
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里間膚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

仰視鳥驚跣丁恒切治墮水中臥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蜀志曰龐純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扑毚未月識者穎川司馬微
清邪有人倫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統桑下共語自昼
建夜微甚之称統當為上州士之冠冕是顯名

晉書曰武帝問孫詰曰聞南人好語汝頗為不皓因舉觴奉帝
而言曰昔為汝國憐今為汝國臣勸汝一杯酒願汝壽万春帝悔之

沈約宋書謝莊孝建元年迁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室劍以
与豫州刺史魯爽別後叛世祖因晏集問劍所在荅者昔与魯
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也當時以為知言鄧析書曰

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久晏子曰魯子將
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老子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善言無瑕譴

又曰信言不美、言不信

又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黾日夜而鳴舌

乾擗然而不听令鶴

特

夜而

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唯其言之特也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玉珠物玉傷人以言重於又戟觀
人以言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又曰金人銘曰周大庙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
背曰我古人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

害

王覽云大公金匱
家語說苑又載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德意而忘也言吾安得忘言之人乎
之哉說苑曰梁君山獵見白燕群梁君下車發弓欲射之道有
行者觀勸梁君止鴈群駭梁君怒欲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
曰昔者齊所以求雨者謂吾民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
曰必以人詞乃雨景公曰吾昔所以求雨者謂吾民也今以人
詞乃舉与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生君以白

鴈故而欲殺之无異於狼虎梁君授其首与上車婦入郭門呼
萬歲曰樂哉今日臘也独得善言子思子曰同言而信、在言
前

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而天下治
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声也

又曰得万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新序曰晋文逐麋而失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足指
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

虎約之居也厭閑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之淺故得諸侯

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忌其国公恐歸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

善言故有悅也藥武子曰其人要在公曰吾未与未也藥武子

曰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公曰善逐載老古与俱歸

揚子曰大哉至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閑之寂然

不覩墻垣之裏良玉不彫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礼以礼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

之言也并氣折声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孫子曰安孫國盛字安国往殷中軍許共語殷名浩曰往及精苦客至主

克問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隨落滿食
餘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方語孫卿曰公勿作強口馬我當兵
卿控孫亦曰卿勿作冗鼻牛我當穿卿頰

尸子曰言差則向享美言惡則享惡

五帝本記曰黃帝弱而能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方千里而問曰老莊子至教同異阮
曰將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號曰三語掾王君嘲之曰
一言何假於三苟足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

後何假於一

管輅別傳曰裴異州何節尚書及鄉里劉太帝穎川兄弟輅曰
自以此吾君自言論使人精神清發至昏不假寐自此以下殆
白日欲寢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常就劉巴不與語遂忿恚諸葛亮曰張飛
雖實五人敬慕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曰丈夫處士
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同兵子路備問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
子初專亂之

括地圖曰太極山採華之草一日服之通万里語

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慎每言之言、及玄遠未

嘗臧否人物

又曰諸葛瑾為豫州遣別臺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手語於張輔吳坐中相過別駕呼恪咄、即君恪因朝之日豫州乱矣何咄、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有乱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或問王齊云昨遊有何語議濟曰張華善說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襄、可听王戎道子房季北之間陶然玄者

又曰郝隆為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詩者罰酒隆覽華作一句云輒隅躍清池桓曰輒隅是何物蠻名魚為輒隅

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公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

又曰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談字真常殷理屈而遊詞不已劉亦不

復荅殷去乃言曰田舍而學人作尔馨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介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云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

鶴陸曰既開青雲都自雉何不張尔弓挾尔矢荀曰本謂雲龍騷、乃是山鹿野麋歎微弩強是以發建建張乃附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荆各言鄉里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澹而清其人廉且真孫云其山崔嵬以嗟峨其水洿滯而揚波其人礪礪而英多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才常買得一長鳴鷄受養之甚至恒籠盛着窓前鷄遂作一人語予處宗琰語極有思忠日不暇處宗思此言公大進

又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娛每過語退後叙說向言背得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而薨

又曰桓南郡与殷荊州語次因作子語顧顛曰火燒平原無遺

燎相曰予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弱攀布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予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弱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公育人騎害馬陷深池殷曰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蘇彦語箴曰利輕春露害重冬霜蓬蔭充室戚施滿堂孫楚及金人銘曰晋太廟在階前有石人馬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多人多言人也無少言少事則後生何還焉大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坐緘其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

